

死亡遊戲

陳頌偉

「李炳釗，你怎麼了？」殺人王帶著試探的口吻道，他不能思議面前的人就是李炳釗。阿釗緩緩地抬起頭，乾涸的嘴唇半開半合，兩邊的腮骨凹陷，目光呆滯，死死的盯住對方。

大概殺人王也覺察到阿釗有些問題，只知道他今早上學就掛著這副活死人的樣子，雖然有點疑慮，但反倒可以抽出時間來處理其他要緊的事。殺人王是學校裡的訓導主任，他總不明白為何這陣子有這麼多學生要自殺，一年總有幾宗案子，今次卻輪到自己學校交上這霉運。主任離開後，阿釗又回到蠟像的狀態，對阿釗來說，周圍都滿佈著鬼，無時無刻要出來討命。而鬼又彷彿在飄在浮，就像羽毛，但又不像羽毛，因為鬼找不到著落之地。

—

舊區中有很多童黨，這個年頭，孩子最喜街頭流連，打架毆鬥。

其中秀坪村就有很多童黨，學校裡的童黨都有頭領，阿釗最是廣為人知，曾經有一次，阿釗因為毆打班長而被勒令停學，那一位開罪阿釗的班長被打垮了鼻樑，青一塊紫一塊的臉在家養了兩星期，而阿釗卻常引此戰績為傲。「萬一打死了人，乾乾淨淨的把屍體燒掉，將餘下的丟到垃圾站去，或挖個土洞埋了他。」阿釗每講到此處就很興奮，眉梢躍動，笑聲格外響亮，蹲著聽的，都賠了笑。每見和應者眾，阿釗更覺威風八面，笑得比昔才更烈。學校裡，阿釗最感礙眼的是甲班娘娘腔的梁華友，總想找個機會去教訓教訓他。梁華友——自認有嚴重的自毀傾向，隔些日子就見華友的手腳被自己用刀片刮出幾條血痕來，大抵是跟戀人不和吧。他認為殉情是件凄美的事，所以有時會去翻自殺手冊。

華友的朋友不多，他聽聞阿釗對他很不滿意，平時不敢招惹他，因他清楚知道，假使遇襲的話，沒有人願意幫忙。然而阿釗忙著建立自己的「地盤」，苦無餘暇處理華友的事，兩人互無瓜葛。

二

一海之外，也說不出是什麼地方，有個電腦遊戲設計者，設計了一個死亡遊戲。這個遊戲程式，輾轉轉下載到阿釗的電腦上。

這遊戲可供使用者親嘗一下殺人的滋味，用者可以親自設計殺人的過程，是意外、或是謀殺都可以，甚至連氣氛場景都可以由使用者一手策劃，資料一旦輸入，事情就依著既定情節發展，而最終竟可以在生活中實現。遊戲可說是無懈可擊，在現實上不會找著任何指控的證據，使用者誠然可以殺人於無形。

這實在是阿釗夢寐以求的好東西，他端坐於電腦熒幕前，左右盤算，思前想後而終於想定了一個設計。頭一樁殺人計劃，他構思用一輛高速行駛的貨櫃車，把路人狠狠地撞，人就不能不一命嗚呼。阿釗等待著電腦完成它的運作，好告訴他事故發生的時間和地點。至於那個不幸的路人，不須理會也不能理會，只能靠電腦隨機抽出來。

死亡遊戲共有兩個部份，一個是暗殺程式，正是阿釗使用的那一個；另一個是自殺程式。與阿釗同時間下載著死亡遊戲的，是與阿釗關係不大的梁華友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華友和阿娟是一對結識了不知幾月的戀人，但他們的情侶生活好像不怎和睦，三天兩天總要吵咀。華友一臉情深，嚷著與阿娟不離不棄。阿媽聽華友這樣說，很是感動，但聽得膩

了，就不當什麼。這一回他們又吵架，阿娟要交新男友了。華友要証實他愛得義無反顧，直是把性命也豁出去。他先下載了那個自殺程式，然後將資料輸入電腦，他暗暗自忖：傳統的當是墮樓身亡，但交通事故好像更能招引傳媒的關注，要幹就要幹得如小說般如電影般轟烈。華友準備好遺書，靜候電腦給他指引。

三

日子到了，一如所料是個風和日麗的上午，實在是殺人滅口的好時機。阿釗根據電腦指示，去參觀這場自編自導的殺人故事，他選擇在遠離案發現場的地方緊緊地窺伺著，血在體內沸騰，毛孔大張，呼吸隨著心跳的起落不住地急促起來。然而在事發地點，也有一個心情同樣緊張的人，他是梁華友。他也是依著電腦所說的，站在天橋上，屏息以待，時機一到，往下一跳，這宗淒絕的殉情記就完成了。

華友額角滲出冷冷的汗，不時瞄一下腕表，總覺得時間忽爾走得太快，忽爾又走得太慢，而始終到達了要到達的位置。華友鼓足勇氣，雙腳使勁地蹬，飛身一躍，凌空而墮，眼見著地之際，一輛全速開動的貨櫃車，衝著華友的身子去撞……

噢，命斃了。

這一切一切全看在阿釗的眼下。

意外發生後的一秒，阿釗立刻拔足狂奔。

「是成功了嗎？」阿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「興奮嗎？」阿釗在自說自話。

「當然了。」這實在是理所當然的。

四

阿釗的計劃太成功，開心彷彿是必然的事，但詫異地亢奮的情緒並沒有維持太長的時間，實在有點不對勁。

每一閉目，就是血紅紅在擴張，事故的情景禁不住在記憶裡翻了又翻，不論是走路的時候，吃的時候，睡的時候，拉的時候，總是擾擾攘攘的不斷

地播放著播放著播放著。

阿釗被拮制著想呀又想，沒有一刻能放鬆，就是不能不想。阿釗越來越疲倦，在陰暗裡漸漸流失了體力。

殺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，事前好像沒有足夠的思考，最後阿釗發覺根本沒有能力去承受這份榮譽。這時候他竟然想去坐牢，莫說是一輩子的牢，總之能夠給他安靜情緒的法子他都想做，但他不敢自首，也不能自首。

阿釗崩塌了，臉色有點枯，有點黃，可能是晚上沒睡好，看上去像個吸毒的一樣，每晚都要夢到噩耗，夢到死亡的靈魂。

死後到底有沒有靈魂？或許是有的，華友的靈魂尚在人間浮游。他死後，並沒有得到應得的傳誦，除父母外，幾沒有人為華友掉過一滴淚。那麼阿娟呢？這可是華友最想知道的事情，華友想去看阿娟的生活，看看阿娟的異樣。阿娟知道華友身亡的消息，很是悲痛，實在太悲痛了，阿娟傷心太過，為了填補內心的缺陷，馬上找個新男友撫平傷口。